

[博雅丛书]
主编 朱红文

人文科学方法论

RENWEN KEXUE FANGFALUN

朱红文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博雅丛书」
朱红文 著

十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人文科学方法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科学方法论/朱红文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5. 5

(博雅丛书)

ISBN 7-5392-4377-5

I. 人... II. 朱... III. 人文科学—科学方法论

IV. C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589 号

人文科学方法论

RENWEN KEXUE FANGFALUN

朱红文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35千字

ISBN 7-5392-4377-5/B·5 定价:17.00元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40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http://www.jxeph.com>

E_mail:jxeph @ public. nc. jx. 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总序

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矛盾和“人类危机”。这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的乐观主义与终极价值和思想的悲观主义并行的时代,是一个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焦虑并行的时代。一方面是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财富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工具理性猖獗,审美视野褪色,人类本真的生活目的变得晦暗不明,高贵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在公共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代之以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道德态度和喧嚣、狂躁的审美趣味。

具体说来,目前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表现在三个向度上:

一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在以“进步”和“发展”为主导范式的社会价值追求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GDP成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片面的社会追求和评价标准严重地冲刷和遮蔽了人类的精神遗产。人如果失去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和广阔的精神领地,那么,也就失去了形成共识的前提,失去了思想和文化的想像力。

二是工业、技术与自然的矛盾。在工业化的技术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么只是有待攫取和消耗的资源,要么只是已经报废的矿井和工业废料,不再是欣赏和体验,并与其共融一体的世界。而人本身栖居的城市也变成了钢铁丛林和水泥帝国,失去了自然的美感和家园的记忆。在这样一种生产和生活状态下,人与环境、与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家园感的丧失和美感的丧失,实际上就是生活意义的丧失。

三是心灵与外部实在的矛盾。在专业化、实证化和量化的知识和职业的体制中,心灵的完整性被肢解了。在分化了的、肢

解了的精神碎片中,人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支点上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精神存在和心灵情感存在?应该有一种怎样的终极关怀?应该有一种怎样的思想维度和精神维度?被肢解了的心灵,无法寻觅和构想生活的旨趣,更无法开拓出生活的幸福和完美意境。

对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深层忧虑,把人们的情绪和认知导向另外一种对立的思潮,这就是目前非常强劲的人文思潮。人文话语和人文思潮,由于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如“人文精神”、“人文素质”、“人文教育”、“人文环境”、“人文科学”等等。近似的话语,在目前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中都 有所表现,如工业和劳动的人性化,科学和技术的人性化,经济学的人本化,管理的人性化或人本管理,城市的人文环境和人文内涵,此外,“环保”、“绿色(经济、政治、技术等等)”、“可持续发展”之类的概念、主张和行动,也往往包含着这样的人文情怀。

“博雅丛书”的写作和出版,同样缘起于这种“人文话语”和人文追求。但是,命名为“博雅”则寓意一种冷静而开放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精神。希望摆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和任性,在敏锐、宽容、交流和对话的思想空间和文化状态中来探求现代文明的出路。

这里的“博雅”一词,来源于“博雅教育”的概念和思想,英文为 liberal arts。这里的“liberal”与“professional”(专业的,职业的)相对,所以,liberal arts 又被译为“通才教育”。这是起源于6世纪的西方经典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也常常被称之为“大学文科”或“文科七艺”,包括语法、修辞和辩证法(三艺),以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四艺)等。这是现代大学普通教育计划的课程和思想基础。

这一课程体系和教育理念,传承着一个伟大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等,都是人类文化乃至人性的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对事实性、客观性与精确性的追

求,人文科学对人类目的性和传统道德、审美原则的强调,以及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组织性、公共性的探求,共同组成了当代人类伟大的文化和精神家园。

“博雅丛书”,不只是为了唤起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现实的、全面的文化观念和健全的文化态度。它致力于从人的完整性,来思考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存在;在人的生命存在与经济 and 科技文化的关系和互动中,思考人类的现实和终极存在问题;在追求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展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建立伦理、审美和理性的共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阔知识和学科结构中,培育精神的敏感性和想像力;从而为人类的生命和精神意境,敞开澄明之境和可能之途。这是人类今天共同的文化使命,也是成就本丛书的各位同仁的共同心愿。

是为序。

朱红文

2003.11.8

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 | |
|----------------------------------|-----|
| 总 序 | 1 |
| 第1章 人文科学的地位及其方法论问题 | 1 |
| 一 现代“科学危机”与人文科学的地位 | 1 |
| 二 方法论难题: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可能性 | 7 |
| 三 知识的三分法与合理的知识策略 | 13 |
| 第2章 理智主义哲学与“正统的”科学理想 | 18 |
| 一 古希腊的理智主义传统 | 18 |
| 二 中世纪思想与希腊思想及近代科学 | 47 |
| 三 近代唯科学主义的形成 | 53 |
| 四 唯科学主义的实质 | 70 |
| 第3章 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初步形成 | 76 |
| 一 近代哲学的另一方面:以人文科学为指向的哲学 | 78 |
| 二 唯科学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当代转向 | 92 |
| 三 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理智主义的批判..... | 110 |
| 四 创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初步尝试..... | 119 |
| 第4章 人文科学:从古代到现代 | 136 |
| 一 古典人文学科与古典人文教育..... | 137 |

| | |
|---|------------|
| 二 人文科学在近代的遭遇 | 145 |
| 三 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复兴 | 149 |
| 四 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 | 154 |
| 第5章 人文科学的性质 | 171 |
| 一 人文科学的对象 | 171 |
| 二 人的教化与文化的存在 | 178 |
| 三 人文世界的结构和性质 | 187 |
| 四 人文科学的特征 | 199 |
| 第6章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 214 |
| 一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之歧见 | 214 |
| 二 社会科学与现代性 | 223 |
| 三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特征 | 232 |
| 四 社会科学文化 | 244 |
| 五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 | 248 |
| 附录 重评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科学与玄学” 的论战 | 252 |
| 后 记 | 268 |

第1章

人文科学的地位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 现代“科学危机”与人文科学的地位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惊异乃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激情。可是,当代哲学除了惊异之外,却多了一种迷惘、一种痛苦。而且,如果说引起古代哲学惊异的主要是神秘、浩茫的自然,那么,对当代哲学而言,幽远的苍穹不再神秘,而是宇宙飞船一步步征服的对象;当代哲学深感惊异、困惑和忧虑的是人类自身的成就。

置身闹市街头,我们会惊异于摩天大厦的雄伟,然而又会因感受不到温暖的阳光而寒颤不已;会感叹现代交通的快捷,可是滚滚车流却阻断了悠闲、自由脚步,世界对我们失却了春光和煦的田园诗意。赋闲在不再贫穷的家,却感受不到片刻的宁静;工业世界的尘埃、毒烟和噪音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旁升腾、鼓噪,弥漫居室,腐蚀我们的肺腑。借助于强心剂和放射性医疗技术,我们虽然享受双倍于先民的寿命,然而迅速膨胀的人口却一项一项耗尽地球的资源,这无疑是在透支人类后代的生命,剥夺了他

们的生存权利。核战争的魔剑悬于头顶,却不知靠什么来对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人类目前这种悖谬的存在状况,哲学无法隐匿。然而,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对当代人类困境和文化病症的分析,首先需要我们把握其症候。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状况,也许没有比伽达默尔的描绘更简单和贴切的了。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在人类文化中的悖谬性的地位,伽达默尔作了这样的论断:“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①

20世纪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遗留给我们的深刻矛盾是不能忽视的,更不是轻而易举就解决得了的。为什么成熟的技术却标志着文明的危机呢?这个以“科学技术”为根本标志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极大富足,另一方面是人失去了对自然的优越地位。人成了技术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中的存在,不再是自由、美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人也几乎不在了。整个世界变成了“由自然科学所承认的机械式世界系统”^②;“人曾经被笛卡尔提升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现在却已变成单纯的物,而为种种(技术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力量所忽视、超越和占有。对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从一开始就被遮蔽、遗忘了。”^③

也许科学技术注定是个悲剧性的角色,历史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某些方面的进步是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的。回顾历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页。

② 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页。

③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史,无数壮怀悲歌之士,从“圣经”中的先知到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米开朗基罗到启蒙时期的卢梭,再到浪漫时期的歌德,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都充满了悲伤和忧虑,对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不断的穷究和追问。

从哲学史来看,财富与德行、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古老、也十分难解的问题。中国古代的道家如老子,就主张回归自然。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也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到底。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第欧根尼。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有人考证这是个错误,那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大瓮。又据说,亚历山大曾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他决心像狗一样纯自然地生活下去,因此被称为“犬儒”。他对“德行”有一种热烈的感情,鄙弃对物质财富和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认为,普罗米修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惩罚。在他看来,与德行相比较,世俗的财富毫无意义。他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认为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物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

18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卢梭同样主张“重返自然”。在一系列著作中,他把文明状态与自然状态对立起来,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原本是自由平等的,正是文明的进步导致并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他看来,科学和理性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引来了祸水,使人类丧失了自由,迷失了本性。在应第戎研究院征文而写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醇厚》一文中,卢梭明确指出,科学、艺术的发展使人们成为虚伪的时尚、习俗和偏见的奴隶,窒息了人类天生的自由情操,使人们不

能遵循自己的天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不能使人们变得更道德,相反,会产生道德上的堕落。他说:“等到生活上的各种便利蒸蒸日上,各种艺术臻于完善,奢侈广泛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衰退了,英武的美德就消失了;这种现象仍然是各种科学以及这一切在暗室中制造出来的艺术的产物。”^①

19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尼采曾经极力反对德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回顾20世纪血腥战争的历史事实,不能说尼采的立场没有道理。尼采也反对科学,反对机械,反对经济分工等等。他在自传中说:“由于这种‘非人格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为病态的了……作为达到文化之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化。”^②尼采甚至认为,科学的野蛮和奴役必然造成历史的虚无。他在《权力意志》中写道:我要讲的是今后两个世纪的事了,是即将出现而又不会再有异议的事情,那就是虚无主义。眼下,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由于被轻率折磨得十分紧张而正在骚动。为什么虚无主义成了必然?因为我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那种价值全都这样描绘了它们的最后结局,因为在我们能够找出现代科学活动的真正价值之前,必然经受虚无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自我意识像当今时代一样强烈。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以往的历史中尽管不乏像卢梭、尼采这样的历史预言家,他们关注科学和技术对人类命运的危害,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种危害的认识则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发表了一部书名就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149页。

^② 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页。

令人震惊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他在这部书中作出预言：西方文化将在 2200 年以后瓦解。而且，他冷峻而断然地说，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情愿这样或一无所愿，只能牢附这种宿命。

20 世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世纪初即爆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彻底结束了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世界对理性与进步的自信和乐观，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和平与繁荣，西方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30 年代，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正是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造成财富过剩的结果。换句话说，是技术自身的发展造成物质文明的崩溃，是科学技术对自身的否定。或者，人类活动的成果对人类行为自身的否定。而且，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经济危机又引发政治危机，纳粹势力嚣张起来，这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在经受危机的现代科学是否必然导向尼采的“虚无”和斯宾格勒的宿命呢？人类是不是应该抛弃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文明，真的像老子、犬儒学派和卢梭所倡导的那样“返璞归真”、“归隐山林”呢？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或副作用是不是必然产生呢？所谓科学危机、文明危机或人性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

本质上说，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是科学丧失了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或人的生活的遗忘，实际上也就是科学对自己所由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于是就

进一步陷入……‘存在的遗忘’(the forgetting of being)”^①。“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②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对此显然是无话可说的,它们完全舍弃了主观方面的问题;但即使是各种精神科学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尽管强调在人的历史性领域内研究人,但它们同样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因而同样拒绝对人生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作回答。因此,现代科学危机本质上是科学观念的危机,是实证主义世界观的危机。

现代科学虽然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但是,它作为现代文明的根本因素,作为人类应答自然挑战的工具,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关键是对科学在观念上的正确把握和定位,而这有赖于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深刻反思和清晰体认。人生意义问题虽然是科学(实证科学)的观念上或精神上的前提,但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科学的问题。因此,现代文明的危机与其说是科学的危机,还不如说是人文科学的危机,或者说,首先是人文观念的混乱,人文精神的丧失,然后才是科学的非人化的应用和发展。

胡塞尔曾经把欧洲科学的危机譬喻为一种疾病,并进一步追

①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问: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内没有发展起一种科学的医学,一种拯救各民族和超民族的共同体的医学呢?欧洲的各民族正在患病,欧洲本身正如人们所说的处于危机中。在此我们并不缺乏类似于自然医疗的东西,各种浅薄的改革建议简直泛滥成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高度发展的人文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在它们的领域中一样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呢?胡塞尔的答案在于,科学危机的根源或真正的实质是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受错误哲学观念的指导,没有并且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治疗现代科学危机(疾病)的根本途径是从方法论上把人文科学与实证的自然科学、实证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让人文科学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摆脱唯科学主义和社会实体论的束缚甚至奴役。

二 方法论难题: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是在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更精确地说,我们是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关系中来定义“人文科学”并探索其哲学依据的。

但是,在我国,人们习惯于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等人文科学都包括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在西方国家,也习惯于用“社会科学”来统括人文历史学科。这种分类“方法”(严格地说,只能叫做“习惯”)是近代实证主义的直接产物,是一种实证主义的遗风。这种学科分类的理论前提是非分析的,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然科学崇拜,一种唯科学主义。

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分类法,不仅牺牲了人文科学的独立地位,而且也带来社会科学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的混乱。因此,人文

科学方法论的建立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和困难。首先需要澄清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混乱,然后才能清理自己的地盘。

传统的社会科学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理智主义哲学,导源于西方文化中深厚的理智主义精神(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中表现为自然主义、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多种形态)。西方理智主义有三个主要的信条:第一,人是一种理智的动物。人的伟大、崇高,就在于人有理智,有知识,有逻辑思维的能力。第二,宇宙或世界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秩序,是一个合理的、遵循因果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世界。人们凭借理智可以去发现一个客观的、真实的世界,从而征服世界,支配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第三,人们依靠理智,追求科学,便能建立一种合乎理智的道德并达到道德上的至善。因而,依靠理智便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人间的天堂。古希腊哲学中的“政治学”和“伦理学”,都被看作直接构筑“理想国”(理想社会)的蓝图。

近代的社会思想更直接来源于在理智主义纲领指导下发展出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早在17、18世纪,霍布斯、笛卡尔和拉美特利等在近代力学的影响和感召之下,形成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全盘搬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特别是用力学原理解释社会现象,形成一股自然主义的思潮。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古典力学对社会思想的直接影响,用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解释社会的做法,在19世纪那些最初接受并发展了牛顿力学的法国社会思想家中传播开来,因为这里是解析力学的创始人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的故乡。法国实证主义的先驱昂利·圣西门曾设想把物理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研究领域,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之成为“实证科学”。圣西门的“实证论”对其秘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产生了很大影响。孔德采用了科学的

二分法,第一次提出“社会科学”(“社会学”)的概念,但是,他又坚定地提倡一种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的观点。

在孔德看来,人类思想的进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三个相继的阶段而形成的进步。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试图依据神灵来解释世界。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本质”或“本质真理”取代了神灵的地位。第三阶段就是“科学的”,即实证的阶段。这时,科学逐渐渗透一切人类思想,包括关于人类行为本身的分析。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德把使社会知识获得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质当作自己的使命,认为他的实证哲学的主旨就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神建立统一的百科体系。他认为,虽然各门自然科学进入实证阶段的时间不同,实证的程度也不一样,但都已成为实证科学,唯独“社会学”仍然没有摆脱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建立一个统一百科的体系,借以树立重组社会的“新的精神权力”,对社会实行“伟大的科学作业”,就必须改造以往的社会科学,使之具有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社会科学只有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才能晋升科学的行列。在他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就是“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在他的学生 J. S. 穆勒的“逻辑学”中得到了具体的逻辑表达。穆勒认为,科学既要研究物的法则,也要研究心灵的法则,但他不同意作“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分。在他看来,科学关心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任何存在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能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类行为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所有科学都是自然科学,“伦理科学”(它与“伦理”或“道德”并